

赵延昌（著）

# 远山的梦

远山的梦

YUANSHAN  
DE MENG

中国文史出版社

# 远山的梦

远山的  
梦  
YUANSHAN  
DE MENG

赵延昌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远山的梦 / 赵延昌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034-6901-5

I . ①远… II . ①赵…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7472号

责任编辑：梁玉梅

---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9

字 数：445千字

版 次：2016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6.00元

---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懂以此书，献给追求梦想的人。

李锐

# 序言

在当代文学舞台上，表演者众多，赵延昌却是一个迟到者。在写书的人多看书的人少的时代中，赵延昌先是一个看书的人，从青年到中年，他利用工作之余，茶余饭后，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对于当代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更是爱不释手。读得多了，就有了写的念头。十年前，他开始动笔，历经十年的时间，创作出了《远山的梦》，为广大读者献上了一部“一杯清茶一样”的作品。这杯茶，细细地品味，颇有味道。

遵循形象思维的艺术规律，以生活为“艺术的永恒渊源”，是赵延昌的创作原则。凝视现实，深入了解其艺术底蕴，敏捷把握时代脉搏，剖析大背景下小人物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并且艺术地加以再现，这一切是此书的重要成因。

《远山的梦》的艺术表现于性格塑造、环境描写、情节结构和语言风格上的共同特点，可以说是简洁、朴素，娓娓道来。显然，简洁不是粗犷，而是细腻又不流于纤巧；朴素不是古拙，而是淡雅又保持其深度。作品并不璀璨夺目，而是清澈淡雅，像碧玉那样温润含蓄。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品，《远山的梦》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结合点。人物的描写，常常表现在人物的叙述之中：马彪把红缨枪拿到手后，当成是一个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在手中把玩的孙悟空的金箍棒，学着孙悟空的动作戏耍着。他这一耍带动了一些学生。王宝清把红缨枪当成猪八戒的九齿钉耙，上下翻飞，抓挠不止；安富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红缨枪杆瞄瞄直，他眼中的红缨枪可以与沙和尚的月牙铲比肩，横一下，竖一下，在心中打死了无数个小妖精；林宝据说是七岁时趴在鸡窝前看母鸡下蛋，母鸡脸憋红了，他的脸也红了，他的脸像红缨枪的缨一样红，用手撸着红缨枪杆，好似在欣赏打虎英雄武松手中那根哨棒；成金用手试着红缨枪头有没有钢刀锋利，如果敌人来侵犯，他想象着一枪来“一

串糖葫芦”；柴耀武接过红缨枪就做出了拼刺刀的动作，左晃一下，右晃一下，活像一个连蹦带跳的小猢狲，最后连人带枪一起射了出去；贺新月红缨枪横握在手，大有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杜月玲一手握红缨枪，一手兰花指，活像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更多的同学是把红缨枪当成了枪，平端在胸，瞄向远方，嘴上叨咕着“吧，吧勾”在打枪。赵学英拿着红缨枪，看着看着，最后扑哧笑出了声，说：“这哪是什么枪，分明就是我姥姥家的那根烧火棍。”“姥姥！”马彪大喝一声，舞着红缨枪，一个猴儿跳，来到赵学英面前，突然把红缨枪抵在她的胸膛，喝道：“大胆的妖怪，休得无礼！”赵学英吓得魂飞魄散，小脸煞白，骂了一句：“你才是妖怪哪。猴儿样！”逗得围观的学生哈哈大笑。民兵排长朱爱峰喊着站队，见没人理会，一个骑马蹲裆步，舞动着好像岳元帅手中那杆传说是大蟒蛇变的沥泉枪，一个单挑，挑飞了马彪手中的红缨枪。还有的在对比之中，如汪兰和李阿魁：朱爱峰第一次看到李阿魁和汪兰站在一起。他在心里把汪李的身材做了一番比较：都是双眼皮，汪两眼平视一定能看到高挺的鼻梁，脸像鹅蛋，右腮上多了一个小酒窝；李鼻梁隆起，眼窝深，脸像一朵开到八分的牡丹花。汪的牙齿洁白如珠，李的白牙有点大，一粒粒像苞米。汪的胸脯含蓄，两个乳峰朦朦胧胧，如雾中峰；李的胸脯张扬，两个乳峰跃跃欲试总要跳出来。汪腰细，李腰粗，说一比二有点夸张，一比一点五是正好的比例。臀部都高翘，李的好像宝清赶的马车那四驾辕马的屁股，圆肥大；汪的臀部宛若金秋时节的大苹果，韵致饱满。

在《远山的梦》中，作者以两条线为总串联，一是朱爱峰的成长经历；二是石材公司的发展。作品融入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书法、绘画、中医、卦爻、武术等等。

《远山的梦》是一部以现实主义为主、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为创作手法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写实的前提下，附以一点虚幻的笔法，如人鸟对话、人鞋对话，使小说增色。这些都为作品增添了看点。

正如列宁所说，凡是优秀的作家，总是要表现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远山的梦》就是艺术地再现了在艰苦的岁月里，以朱爱峰为代表的山里的孩子们，追求梦想，渴望走出大山，渴望新的生活。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山沟里孩子们的善良、朴实、勤劳、聪慧。

当然，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避开了“高大全”似的魔咒。每一个主要人物都不是完美的化身，都体现出人物的立体感，都是优缺点的统一体。除了主人公朱爱峰一家人之外，还有汪兰、王宝清、马彪、成金、安富仁、赵学英、姜胜利、王秦泰、许长山、大力、陈登、纪红、战扬，这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作者通过上述人物的描写，向我们生动地再现了在当时社会状态下小人物的生活面貌。也正是这些小人物生活面貌的“一滴水”，折射出当时社会浩瀚大海一样全貌中的“一斑”。

《远山的梦》是一部体现中国社会发展正能量的小说，值得一读。

超 侠

2015年6月15日于北京

# 目 录

001 / 序言	
001 / 引子	
003 / 第一章	
山下人家	
006 / 第二章	
碾子山上的呼唤	
016 / 第三章	
僭越本位	101 / 第十四章
023 / 第四章	
寒食果腹心头暖	碾子山下论短长
030 / 第五章	
文章得失寸心知	108 / 第十五章
035 / 第六章	
文用秤量	灵山秀色
042 / 第七章	
女人献策	117 / 第十六章
055 / 第八章	
山窝清风	圣水醉倒石材人
063 / 第九章	
平凡中的伟大	125 / 第十七章
071 / 第十章	
先进典型鹤市见闻	学生怒救画中人
076 / 第十一章	
山娃夜难眠	134 / 第十八章
084 / 第十二章	
荣誉与收获	军医妙手难回春
094 / 第十三章	
犒劳儿子大碗面	140 / 第十九章
	受益于贵人相助
	148 / 第二十章
	村姑掀起壶中风暴
	156 / 第二十一章
	讨药路上人茫茫
	163 / 第二十二章
	路遇病妇施援手
	177 / 第二十三章
	饥馑年月添新忧
	186 / 第二十四章
	长袖善舞

# 目 录

- |                         |                         |
|-------------------------|-------------------------|
| 200 / 第二十五章<br>一双眸子惹烦恼  | 306 / 第三十六章<br>两强对垒为土地  |
| 210 / 第二十六章<br>反反潮流丢帅印  | 321 / 第三十七章<br>情窦初开     |
| 220 / 第二十七章<br>道亦有道     | 330 / 第三十八章<br>一张白纸写歪诗  |
| 227 / 第二十八章<br>捕蛇者      | 339 / 第三十九章<br>初尝禁忌     |
| 233 / 第二十九章<br>北走星的召唤   | 350 / 第四十章<br>一老一少难相容   |
| 241 / 第三十章<br>1727的象征意义 | 355 / 第四十一章<br>田间地头猜拳行令 |
| 255 / 第三十一章<br>秘方治癒见疗效  | 364 / 第四十二章<br>夜话八卦     |
| 266 / 第三十二章<br>乐天派不慎摊劫数 | 377 / 第四十三章<br>难以揣测的微笑  |
| 277 / 第三十三章<br>母亲惊天不归路  | 390 / 第四十四章<br>掌上分瓜     |
| 286 / 第三十四章<br>初学驾驶遇险情  | 401 / 第四十五章<br>劲风吹来满眼春  |
| 298 / 第三十五章<br>小鸟怒潮     | 413 / 第四十六章<br>雪天使者     |
|                         | 419 / 第四十七章<br>细雨情殇     |
|                         | 430 / 第四十八章<br>香消玉殒     |
|                         | 439 / 第四十九章<br>悲喜交集圆梦时  |

## 引子

初秋时节，天空原本晴朗，不知何时，淅淅沥沥地飘起了小雨，雨点很小，雨丝很细。经过雨水的洗涤，草的馨香随着雨丝弥漫开来，愈加芬芳。碾子山半山腰间，一个小伙子在向山顶上奔跑，跑着跑着，他突然停了下来，双手叉腰，目光凝视着远方，任凭雨水淋在身上。他两只脚使劲地拧搓着泛黑的土地，土地发出嚓嚓的响声。这个小伙子是碾子山下一户朱姓人家的孩子——十九岁的朱爱峰。朱爱峰面目清瘦，身材细高，肩膀宽阔，一双凹陷的眼睛，映衬得鼻梁高且直。他慢慢地从衣袋里掏出了叠得板板正正的北方电力学院录取通知书，并不在意雨水会淋湿了录取通知书。他表情凝重，心情复杂，语调似哭似述，高声地说：“我考上大学了！碾子山，雅鲁河，我就要离开你们了。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想把这个喜讯告诉所有的亲人，包括逝去的母亲和可爱的汪兰；他想让所有的亲人和他共同分享这个喜讯，包括逝去的母亲和可爱的汪兰。朱爱峰知道，是家中贫困而艰辛的生活重担压垮了母亲，致使年仅四十四岁的母亲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可是，他至今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母亲自动选择了一条不归路？而且还要带上哥哥？！他的视线随着他的思绪向远处延伸再延伸，最后停留在朦胧的雅鲁河火车站。他至今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天天接触的220伏电压，居然能将一个天真烂漫的女同学送进天国。

朱爱峰把通知书展开，高声地念了起来。他手中用2号凸版纸制作的通知书，在风中猎猎作响，似乎是在述说一个充满梦想而又沉重的故事。

人生迈出的第一步，是没有选择的。可是人生中的第一个梦想，却是偶然中的必然。多少年来，朱爱峰一直做着同样一个梦。梦想有一天，自己生出一双翅膀，飞出山沟，飞向遥远的未知世界。如今，尽管他的两肋并没有生出翅膀，可是一纸北方电力学院录取通知书，成了他羽翼丰满的翅膀，载着他翩翩飞翔，飞出了偏僻的小山沟——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可是当他即将离开这个生他养他的小山沟时，熟悉的房舍，高高的白杨树围绕的校园，闭着眼睛也能找到的井台，傍晚的袅袅炊烟，形影不离的同学，记忆中可爱的汪兰，甚至母亲的坟墓……所有的所有，都令他难以割舍。

与其说朱爱峰是在念录取通知书，不如说他是在哭诉。当他强行控制住自己的悲喜情绪，用手指拭挂在脸颊上的泪水和雨水时，他的视线模糊了，思绪断断续续，实现梦想的艰辛与痛苦，汗水与泪水……从眼前飞扬到并不遥远的过去。

# 第一章 山下人家

20世纪60年代的最后一个年头。春天的气息刚刚浸润大地，雅鲁河边的冰凌还没有完全融化。碾子山上的小草刚刚冒绿，一簇簇达达香的枝头吐出几个褐色叶片，如豆的花蕾挂满枝头。

沿滨洲铁路北上，从碾子山下的山城区起就进入丘陵地带。这里丘连丘，坡连坡，山丘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姿态万千：山和丘之间有沟壑相隔，山和山之间有丘连接，丘与丘之间有小溪在欢唱。在空中鸟瞰，这里的山和丘如同巧手妇人在新年时蒸的花样翻新的面点：有的像卧牛打盹儿反刍，清闲惬意；有的如女人的乳峰，坚挺耸立，予人万千遐想；有的像顽童的小脸，带着童稚的笑靥；有的如一只仙桃，逼真到让人欲伸手采撷。遇到雨水好的年景，各异的山与丘上，种类繁多的植物竞相生长，草木过膝齐腰。饱经沧桑的柞树挺拔傲立。野兔山鸡沙半鸡时常出没。偶尔还会有如绵羊一样的狍子信步山峦，时不时地伸着脖子，憨态可掬地发出“咩咩”的叫声。

落日映照的碾子山上，升腾起一股白烟，紧接着是一声炮响，一股白烟一声炮响，一股一股白烟，一声一声炮响。这炮是石材厂在山上作业的备料组放的。他们在为第二天上山的工人备石料。隆隆的炮声告诉山下的人家，在碾子山上打一天石头的工人们下班了。

石材厂卫生院的大夫朱富日，手拎一个用帆布缝制的拎兜儿，面无表情

地低头走在下班的小路上。说朱大夫医术高超，妙手回春，把死人救活了，绝对是夸大其词。但在这缺医少药的山沟里，常见病如感冒发烧，跑肚拉稀，头疼牙疼，小儿夜闹，他的治疗手法还是有一些独到之处，甚至会药到病除。特别是他的针灸水平，那是冲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从石材厂到周围十里八乡的村庄，提到朱大夫的针灸，那是赞不绝口。可是，这些都没能成为朱大夫一生中值得骄傲的，因为自己的老婆身体羸弱多病，心脏病发作起来，身体就像筛糠似的，颤抖不止。这让他在别人赞美他的医术时，自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隆隆的炮声，催促朱大夫一改往日走路的沉稳，急匆匆地往家走。他急着回家，是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而这件事又是早上老婆千叮咛万嘱咐的。炮声过后，硝烟飘浮，山上山下弥漫着难闻的梯恩梯的味道。天天闻着梯恩梯的味道就像天天吃黄连一样不知苦是啥滋味，就像天天吃盛宴一样不知香是啥滋味。可此时的朱富日还是受到了梯恩梯味道的影响，心情变得复杂起来。家中常年躺着一个病老婆，而四个上学的孩子，就要开学了。他们的学费、书杂费等开销又将为原本就十分困难的生活增添新的支出。没有任何多余进项、仅靠五十元零伍角的工资维持七口之家的生活，着实让这个六岁跟着父亲从河北邯郸来东北谋生的汉子，变得没有笑容，脚步也变得缓慢而沉重。

朱大夫家住在碾子山下职工宿舍。这宿舍是朝西向的一排八栋石头砌成的红瓦房。第一栋紧靠着石材厂向外运石头的铁路专运线，依次向东排列。周围散落着石材厂工人自己用石头盖的房子。朱大夫家的房子是两间窄小的房间，说是两小间，其实只够一间半，因为一进门就是锅台，除去锅台、水缸、风匣和冬天放的酸菜缸，两个人转身都撞屁股。向左一道间壁墙，进门有十平方米的里间，正前面用木架支起了一对漆红的木箱子，箱子下面用按钉挂了带有碎花的布帘，底下放着一些杂七杂八的家什。晚上睡觉，一家人不分老幼，仅分男女，一字排开，挤在一铺不足三米长的炕上。一个带双耳环拴着麻绳的尿罐子，放在外屋。这就是瓮牖绳枢的七口之家。

七口之家是这样，老少三代八口九口的家庭更是居住逼仄。有的人家自己想辙，在仓房里盘上一铺小炕，在屋里搭地铺，各有各的“高招”。不管人口多与少，夜晚都往一个尿罐子里撒尿。这里的人家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倒尿罐。尿倒在厕所后面自家的沤粪坑里，肥水不流外人田，用尿沤出的

农家肥，在春天种自留地时，是上好的肥料。这里的人倒尿罐时，还五分风趣五分自嘲地说：在我们倒尿罐时，北京人在倒尿壶，上海人在倒马桶。

无论锅里煮的是什么，炊烟总是诱人的和充满希冀的。朱大夫循着袅袅炊烟，走进了自家小院。

## 第二章 碾子山上的呼唤

日出东方一丈高，淡淡的烟岚罩在碾子山山腰。一群野性十足的孩子，一群狂呼乱喊的孩子，一群早上用稀饭填饱肚子的孩子，穿着七长八短的褴褛衣衫，在朱爱峰家将各自的小铁铲或铁制的家伙，用一块儿磨石轮流把铁的顶端磨利。那铲就有了刀一般的刃，锋利无比，剜起菜来，得心应手。他们从朱爱峰家出来，连蹦带跳地到碾子山上，既剜野菜又采花蕾如豆大小的达达香。

达达香，学名映山红，朝鲜族人称为金达菜，藏族人称为格桑花，彝族人称为索玛花，碾子山人称为达达香。早春三月，山上还只有星星点点的绿意时，便会有一片连着一片的达达香花儿悄然隐现其间，粉白、粉红……单片的、双片的，层层叠叠，连绵起伏。达达香素有“木本花卉之王”的美称。古今文人墨客作过许多赞颂映山红的美文诗句，如宋代杨万里的一首“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依。日日锦江呈锦样，清溪倒照映山红”，赞美了映山红质朴和顽强的生命力。

踏着荒野枯草，有几只盘旋于头顶的喜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这些孩子挎着用柳条编成的筐，手执铁铲，四处散开，像找寻宝物一样，瞪大了双眼，在地上仔细地寻觅着刚刚冒尖的柳蒿芽和冒出只有三四个绿叶的婆婆丁（蒲公英），剜回家用以果腹。

在这青黄不接的季节里，任何一棵柳蒿芽和一叶婆婆丁，都是饭桌上度



春荒的美味佳肴。小小的柳蒿芽享誉大江南北。北方人凉拌、蘸酱，南方人炒腊肉、炒豆干等。柳蒿芽炒臭豆干是江南的一道古老名菜，据说在古代是皇上吃的贡菜。碾子山人把柳蒿芽称为“山野菜之冠”，还称“救命菜”；婆婆丁可生吃、炒食、做汤、炝拌，尤其是鲜用，风味独特。柳蒿芽和婆婆丁又都是药食兼用的野菜：柳蒿芽能降血压、降血脂、养肝健胃、清热解毒消炎、生毛发，民间常用于治疗传染性肝炎、高血压、癌症等病症。而婆婆丁具有清热解毒、消痛散结、利湿退黄、通淋止痛等功效。

小小的婆婆丁和柳蒿芽是碾子山下人家春天餐桌上一道不可或缺的菜肴。碾子山下的人们身体康健，牙齿洁白，血压正常，大病少发，虽然不能判断是不是小小的柳蒿芽小小的婆婆丁发挥了药物和保健的作用，但可以肯定地说，食用柳蒿芽和婆婆丁是可以促进人体健康的。

一列火车疾驰在碾子山下，呼啸在雅鲁河畔。

朱爱峰身材瘦高，比起他的同伴来，明显高出半头。隆隆的火车声吸引了他。他怀里抱着一束达达香，站在山坡上，凝望着山下的雅鲁河，看着起伏的山峦，清清的河水，他在猜想这火车驶向哪里，是鹤市？是省城？还是北京？他在猜想山的远处水的尽头是哪呢？不知为什么，他生出喊的欲望，忽而觉得一个人喊叫没有意思，声音太小。他对正四处采达达香和剜野菜的几个伙伴说：“来呀，咱们一齐大声地喊。”王宝清、成金、安富仁、马彪、林宝、二胖、爱峰的弟弟爱生、小妹爱丫每个人手里或抱着或攥着几枝达达香，很服从地聚拢到爱峰跟前。年龄大一点的王宝清问爱峰：“喊啥呀？”安富仁等其他人脸上也带着同样的疑问。“宝清，你别问了。听我的。看看这声音能传多远。”朱爱峰说着让大家靠往一处，他顿了顿，就喊了起来：“啊——啊！我们要飞过大山。”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声音发到极致。几个伙伴也学着他的样子，一齐喊了起来：“啊——我们要飞过大山。啊！”

朱爱峰家的大花狗——赛虎，先是歪着脑袋看着他们，然后也学着他们的声音，“汪汪，啊——”地叫了起来。

这清脆的童音，加上赛虎一声吠叫，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在山丘之间在河流之上轻轻回荡。

传说碾子山的半山腰有一个洞，洞中有一条碗口粗的大蛇。一个浓浓大雾的夜晚，大蛇呼啸着探出身子，带出一阵冷飕飕的风，越过滨洲铁路，把

饭盆一样大的脑袋伸到雅鲁河饮水。恰在此时，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经过，火车司机不知是蛇，以为是一根圆木横在铁路上，情况万分危急。开火车的大车师傅紧急刹车，列车仍像脱缰的野马，风驰电掣般，眼见就要轧到蛇身上，竟然神奇地缓缓停下。惊魂未定的大车师傅觉得云雾中一道黑影呼啸而去。他跳下车查看，一切安然无恙，只是铁道上有散落的蛤蜊大小的鳞片。满腹狐疑的大车师傅在当天的行车记录中写道：由于浓雾，视线不好，看似一根十五至二十厘米粗的圆木横在路上，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圆木却突然像一条巨大的蟒蛇，飞向碾子山。列车在未进雅鲁河站前临时停车，时间为二分二十一秒。司机是这样写的，可心里却在犯嘀咕：怪事了，明明是一根圆木，车停了，却连根树枝丫也没有。在对神只可敬畏不可言传的年代里，大车师傅不由自主地向碾子山上投去一束最虔诚的目光，鸣一声笛，算是一拜。后来，不知从何时起，每每经过此地的火车，形成鸣笛三声的惯例。

头埋得很深的朱爱峰的心思没在剜野菜上，没有剜野菜不是不想剜野菜，而是心里想着另一件事——关于蛇洞的传说。他原本像风刮树枝树叶一样乱七八糟的想法都集中在蛇洞上，心中存留的欲去探个究竟的好奇心和斩妖除怪的正义感像一轮红日一样照亮了他的心头。此时他觉得有人在他的身后向前推着他，他的意识不是自己的意识，他的脚步不是自己的脚步。有两只像袋鼠前蹄一样的小爪子在他的后背上贴着。他回过头来时，一个瘦瘦的脸挤出笑意。他问：“成金，你干啥呀这是？”

成金收敛了笑容，把两只像袋鼠前蹄一样的小爪子搁在小腹前，犹如一个朝圣者虔诚而神秘地说：“听说山那边有一个蛇洞，洞里边有一条比饭碗还粗的大蛇。咱们去看看好吗？”

朱爱峰心里很纳闷，他纳闷的不是看不看蛇，而是纳闷恰好自己在想蛇洞时，成金也在想蛇洞。好奇心比成金那两只像袋鼠前蹄一样的小爪子还有力量驱使着他，不去是不行了。他扫视一下分布在四处的伙伴和小妹妹爱丫，对成金说：

“别对他们几个人说，咱们两个偷偷地去看看。”

“为啥？”

“为啥？就为不让我小妹去。她要是去了，看见那么粗的蛇，还不吓哭了啊。”